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印）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請撥價……交即當如件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價二十二元

價……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珍妃專輯

小引

帝運將終、宮庭多釁、牝晨肆虐、鱗漦啓災、惜彼賢妃、適交凶會、維妃玄亭問字、椒壁連枝、積見忌於東朝、遂橫摧於西狩、幸全班寵、未傳紈素之辭、不待陳亡、遽葬胭脂之井、名流托詠、本事熟聞、用次專刊、張其幽怨、比方環燕、宜有取焉、

編者識

珍妃傳略

珍妃姓他他拉氏、爲瑾妃女弟、光緒十四年姊妹同選入宮、十五年冊爲珍嬪、二十年進珍妃、以忤西太后、諭責其習向奢華屢有乞請、降貴人、逾年仍封珍妃、居景仁宮、二十四年、復因事觸太后畱怒、幽禁於北三所、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於井、二十七年德宗還京、追進皇貴妃、葬西直門外、後移祔崇陵追封恪順

百鍊齋談故一則

予於庚子歲暮、在閩海長門軍次、得友人張蟄父運魁書、言聯軍入都、官民怪狀、及兩宮西幸、珍妃殉國諸異聞、嗣復陸續鈔寄一時留都諸文人詩詞、多隱約其辭、實則慈禧令人擠妃墮井也、按妃姓他他拉氏、爲總督裕泰之女孫、侍郎長敘之女、瑾妃之同懷妹、生光緒二年丙子、十四年選爲珍嬪、二十年晉珍妃、二十六年死於宮井、年僅二十五、二十七年、清德宗還宮、追晉爲珍貴妃、妃姊妹皆文道希女弟子、昆弟中如志銳、志鈞、志錡、均一時聞人、戊戌之案、深爲慈禧所惡、予與吾友蛻園賃屋城西、即妃未入宮時妝閣也、往往於槐陰竹下、飫聞當日軼聞瑣事、蓋德宗之變法、妃實有以贊助之、一時有殉國之說、殆爲尊者諱耳、茲將當時流傳詩詞、於妃死事有關者、撮錄於後、僅得十之一二、餘則付諸蠹鼠之吻矣、朱古微彊村詞、聲聲慢、和味聃落葉云、

鳴螿頹城、吹蝶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煙、香溝舊題紅處、拚禁女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淒奏、分付哀絃、　終古巢鸞無分、正飛霜金井、抛斷纏綿、起舞迴風、纔知恩怨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

（接第二版）

珍妃遺像　（劉宮女言照於南海）

珍妃未入宮前之妝閣

（即現粉子胡同四號）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宜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珍嬪金冊

珍妃金冊

又兩家詞中、金明池詠扇子湘荷花一首、其後闋亦指此事、王云、

忽涌飛塵驚掠鬢、怕水佩風襟、舊情難問、芳時換、哀蟬曲破、花夢短、野鴛睡穩、鳧香煙複道垂楊　望太乙仙舟、歸期難準、膩泣露欹盤、飄零鉛淚、悄共銅仙偸搵、朱云、

拗折西風絲寸寸、漫覓醉仙漿、碧簫深引、霓裳舞、今宵疊徧、檠淚影、明朝吹盡、儘相思、太液秋容、但墜粉空房、石鱗沈恨、怕玉井峯頭、月昏烟淡、翠被餘香愁損、又李亦元湘君云、

青楓江上古今情、錦瑟微聞鳴咽聲、遼海鶴歸應有恨、鼎湖龍去總無名、珠襦隔雨香猶在、銅輦經秋夢已成、天寶舊人零落盡、隴鸚辛苦說華清、

又曾重伯有庚子落葉詞之作、亦悼妃也、詩凡十二首、並錄之如左、

(一)甄宮一夕淪秦璽、疏勒千年出漢泉、鳳尾檀槽陪玉椀、龍文瓔珞殉金鈿、文鸞去日紅爲淚、輕燕仙時紫作烟、十月帝城飛木葉、更于何處聽哀蟬、(二)赤闌迴合翠淪漪、帝子精誠化鳥歸、重壁招魂傷穩滿、漸臺持節召眞妃、清明寒食年年憶、城郭人民事事非、湘瑟流哀彈別鵠、寒魚哀雁盡驚飛、(三)銀床玉露冷金鋪、碧化長虹轉鹿盧、姑惡聲聲啼苦竹、子規夜夜叫蒼梧、破家叵耐雲昭訓、殉國爭憐李寶符、料得佩環歸月下、滿身星斗泣紅葉、(四)朱雀烏衣巷戰場、白龍魚服出邊牆、鷗波亭外風光慘、魚藻宮中歲月長、水殿可憐珠宛轉、冰綃贏得玉淒涼、君王莫問三生事、滿驛梨花繞佛堂、(五)王母傳籌擁桂旗、閶門宣詔肯教遲、漢家法度天難問、敵國文明彿不知、十宅少人簪白柰、六宮同日策青驪、玉孃湖上粘天草、只託微波穀卷施、(六)天文正策王良馬、地絡先摧蜀后蛇、太液自來涵聖澤、水仙從古是名家、蕙蘭悼影傷瓊樹、河漢回心濕絳紗、狄女也憐人薄命、繞欄爭挂相生花、(七)十海停歌山罷舞、芙蓉獵獵鯉魚風、璇臺戰鼓驚朱鷺、瑤席新香㴸綠熊、魂魄暗依秦鳳輦、聖明終屬晉蛟宮、景陽樓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八)簾外曉風吹碧桃、未央前殿咽秦簫、石華廣袖誰曾攬、沉水奇香定未燒、荷露有情拋粉淚、凌波無賴學纖腰、雲袍枉繡留仙褶、白石清泉任寂寥、(九)姊弟雙飛侍望仙、鳳闈原自賜恩偏、賞花處處陪銅輦、鬬草朝朝費玉錢、秦苑綠蕪催夕照、梁園春雪憶華年、姓名只合埋青史、何水何山認墓田、(十)娟娟靈風起綠萍、幽憐明滅掩春星、白楊徑斷聞山鳥、紅藕行疎度冷螢、山驛夢回悲羽檄、水亭愁思挼丹青、鸞輿縱返墳橋鵲、咫尺黃姑隔畫屏、(十一)鶴市山花夢鏡臺、魚燈汞海落粧梅、三泉縱涸悲霽寒、五勝空成恨未灰、福海生平愁似墨、秦陵迴㝵繡成堆、如何齊女門前塚、惟有寒鴉啄冷苔、(十二)橫汾天子家何在、姑射山人雪未消、恨海萬重應化石、柔鄉三尺不通潮、青羊領底憐珠襦、白馬潮頭弔翠翹、八節四時佳麗夕、倩魂休上繡漪橋、

珍妃金印

珍妃金印文

珍妃金印面

宮中人語

以下各節、關於珍妃入宮被難各情形、爲本院得諸舊宮監及白頭宮女之口者、分別記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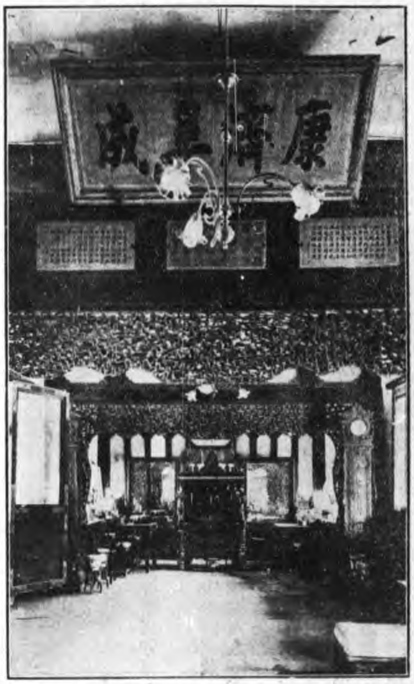
(接第三版)

(本市) 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體和殿（珍妃被選之地）



（一）珍妃入宮情形「舊宮監唐冠卿所言」　光緒十三年冬慈禧太后爲德宗選后、在體和殿召備選之各大臣少女進內依次排立、與選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統桂祥女、慈禧之姪女也（即隆裕）次爲江西巡撫德馨之二女、末列爲禮部左侍郎長敘之二女（即珍妃姊妹）當時太后上坐、德宗侍立、榮壽固倫公主及福晉命婦立於座後、前設小長棹一、上置鑲玉如意一柄、紅繡花荷包二對、爲定選證物（清例選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選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諸女語德宗曰、皇帝誰堪中選、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時即將如意授與德宗、德宗對曰、此大事當由皇爸爸主之、（據宮監云、當時稱謂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堅令其自選、德宗乃持如意趨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聲曰、皇帝、並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姪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將如意授其姪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選入妃嬪、亦必有奪寵之憂、遂不容其續選、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對與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獲選也、嗣後德宗偏寵珍妃、與隆裕感情日惡、其端實肇於此、

（二）珍妃入宮以後情形「白姓宮女所言」　珍妃貌美而賢、初入宮時、極爲慈禧所鍾愛、知其性喜書畫乃命內廷供奉繆嘉蕙女士教之、平時居景仁宮、與德宗則同居養心殿、德宗愛之、嘗與共膳、妃喜作男子裝、幷與德宗時互易裝束、以爲游戲、時隆裕爲中宮、與珍瑾二妃同侍德宗、意不善也、頻短之於慈禧、而妃於怡情書畫之中、不以爲意、後研究攝影術、慈禧則以爲宮嬪所不應爲、於是妃漸失慈禧歡、但尚未有若何變動、及至慈禧六十萬壽時、値福州將軍出缺、隆裕后欲以此職畀乃舅、因妃頗得德宗寵、倩其請於德宗、妃則以「誰說均是一樣」之語謝、后誤以妃恃寵而驕、乃趨慈禧前告妃欺壓皇后、后本慈禧女姪、平日有對后小不敬者、慈禧嚴刑責罰、謂正宮中體制也、今聞忤后者、乃素不喜之珍妃、其忿怒之狀、較之平日十倍而不止、時慈禧居南海儀鑾殿（即今南海居仁堂地址）德宗居瀛台、隆裕與珍瑾二妃居同豫軒、慈禧乃傳在同豫軒侍妃之宮女太監等至儀鑾殿、面詢妃平日起居狀況、叱咤備至、凜不可犯、宮監等悚惶萬狀、乃言妃平日甚爲恭謹、從無大舛、慈禧聞而怒、疑宮監秘不直陳、乃命掌刑太監杖擊之、哀號踣踊、皮肉皆綻、但宮監所言、仍如前說、時妃侍側、慈禧盛怒之餘、更命太監掌責之、令自陳、妃以皇帝所寵、今乃當衆受辱、痛不欲生、終無結果、慈禧愈怒、遂奪其妃號令降爲貴人、太監王有兒、發八十充軍、宮監等減遂大半、時妃已回同豫軒、哀毀異常、慈禧復施其牢籠手段、賜妃溫論並食品八盒以慰之、翌早八時慈禧又傳轎至同豫軒、行至流水音見撑船太監未着袍、怒其大不敬、命責之、時宮杖未至、憤怒之餘乃掣所乘之轎竿撻之甚苦、嗣至同豫軒、見隆裕及珍瑾二妃均因懼慈禧之威、同時昏暈、僵而不甦、（接第四版）

景仁宮（珍妃平時居處）

景仁門

壽藥房（珍妃被禁之處）

壽藥房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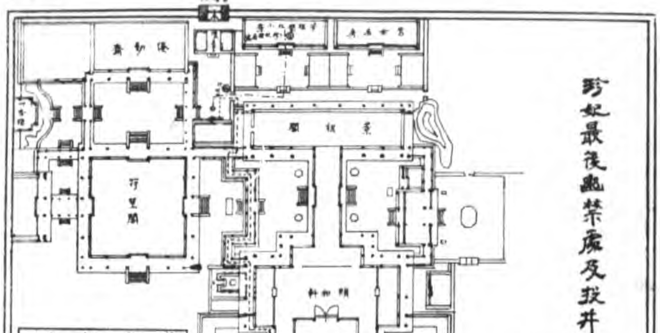
沈石田山水冊出版
此冊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冊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對已出版購者從速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慈禧乃大懼、亟至瀛台告德宗、德宗憤以「死就死了此後永不立后」之語示決絕之意、自此事過後、妃之與慈禧間益增嫌隙、但起居各節尚如舊、只縮減其侍從而已、又隔二三年始因戊戌變政事、困妃於鍾粹宮後北三所、窘苦備至、所攜什物、均晨藏於宮壁上預挖之空洞中、夕再持出、蓋防慈禧攫去也、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之變、慈禧乃令崔玉貴推珍妃入寧壽宮後井中、從之者尚有一宮女及一太監、時珍妃已遷禁於景祺閣小屋、入井前一夕、慈禧尚召妃朝見、謂現今江山已失大半、皆汝所致、吾必令汝死、妃憤曰、隨便辦好了、翌日即推之入井、後慈禧出走至長安時、復封妃爲神、亦追薦之意、是日慈禧假寐時、即夢見妃告以不必加封、吾已成神矣、並力數慈禧之惡、醒而不語者半日、咽喉盡腫、回鑾後、出妃屍於井、顏如生、胭脂尚存、只失去紫腿一飄帶而已、妃宮女尚存二、曰春艷春壽、聞已近年故去云、（言此事之宮女、白姓、曾侍珍妃、惟於珍妃在南海被責後、即爲慈禧逐出、時年二十歲、今則五十六矣、）

（三）同前「劉姓宮女所言」　珍妃十三歲入宮、十五歲行大婚禮、時光緒十四年正月也、珍瑾二妃異母所生、相差只一歲、宮中之像乃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間所照、所着之衣服、長袍爲洋粉色、背心爲月白色鑲寬邊、乃光緒二十一年最時髦之裝束、係於宮中另做者、珍妃每早於慈禧前請安畢即回景仁宮、任意裝束、並時攝取各種姿式、此像則於南海所照、後爲慈禧所見頗不悅、光緒二十年時有耿九者、賄結慈禧之小太監王長泰（即王有兒）、聶德平即（聶八十）、謀取粵海關道事、王聶二監平日均爲妃所喜、時賜食物、此時王聶二監受耿九之託、因請於妃、密陳德宗准其事、同時復有寶善者、乃慈禧姪之岳父、駐兵于鳳凰城、因兵敗失守、簣金運動免罪、亦經王聶二監請於妃、並進呈慈禧背心及大衣衣料二件、此二事均以不密外洩、聞於慈禧、大怒、並珍瑾二妃均板責之、將王聶二監充軍於黑龍江、遇赦不赦、王聶本精于皮簧劇、至營口逗不前行、並於當地搭班演戲、解卒不得已內聞、慈禧乃命就地正法、時妃二十一歲也、時妃被責後仍居景仁宮、因喜攝影術、復暗使戴姓太監於東華門地方開設照像館、復爲隆裕后密白于慈禧、乃將戴姓太監杖斃於庭、至珍妃二十三歲、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之變、慈禧乃幽妃於建福宮、繼徙北五所、令二宮女侍、門自外鎖、飲食自檻下送進、珍妃被困後、原住之景仁宮即被封、其守宮太監全體被逐、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妃乃被迫入井、珍妃性憨厚、喜游嬉、頗得德宗寵、以此爲隆裕所嫉、按宮例妃不應乘八人轎、德宗特賞之、被慈禧見而令將轎摔毀、德宗不悅、嗣隆裕竟以短妃於德宗反爲所毆、自此妃遂益爲慈禧所不悅、其死因蓋早種於此也、（言此事之宮女、乃德宗行大婚禮時、慈禧派其允當婆、於坤寧宮守喜、二十三歲入宮、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出宮、時宮女三十五歲、今則七十五歲矣、）

（四）珍妃被難情形「舊宮監唐冠卿所言」　庚子七月十九日聯軍入京、宮中驚惕萬狀、總管崔玉桂率快槍隊四十人守蹈和門、予亦率四十人守樂壽堂、時甫過午、予在後門休憩、突覩慈禧后自內出、身後並無人隨侍、私揣將赴頤和軒、遂趨前扶持、迺至樂壽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頗驚愕、敢曰、老佛爺何處去、曰、汝勿須問、隨余行可也、及抵角門轉灣處、遽曰、汝可存頤和軒廊上守候、如有人窺視、槍擊毋恤、予方駭異間、崔玉桂來、扶后出角門西去、竊意將或殉難也、然亦未敢啟問、少頃、聞珍妃至、請安畢、並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現在還成話麼、義和拳搗亂、洋人進京、怎麼辦呢、繼語音漸微、噥噥莫辨、忽聞大聲曰、我們娘兒們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無罪名、難道留我們遭洋人毒手麼、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懇、旋聞后呼玉桂、桂謂妃曰、請主兒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兒下去、我還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至此、已木立神癡、不知所措、忽聞后疾呼曰、把他扔下去吧、遂有掙扭之聲、繼而砰然一響、想珍妃已墜井矣、斯時、光緒帝居養心殿、尚未之知也、後玉桂疽發背死、



祭祀珍妃之屋及其被難之井

珍妃之供桌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廣告